

吕叔湘全集

语文散论

第十二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PDF

《吕叔湘全集》

学术顾问

胡 绳 孙起孟 陈 原 姚德怀 李 荣
刘 坚 叶至善 刘 杲 傅永和 任慧英

总策划

俞晓群 沈昌文

整体装帧设计

张慈中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之江 刘国玉 柳青松

责任校对

王 玲 马 慧

技术编辑 美术编辑

袁启江 吴光前



1977年9月在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源
(前排左起：沈絮云、程玉振、承德市文物局干部；
后排左起：谢国桢、吕叔湘、叶圣陶、唐弢、郦达夫)



1983年5月9日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
(右起：吕叔湘、季羨林、王力)



1985年4月22日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左起：赵诚、
刘殿爵、侯精一、程玉振、吕叔湘、郑德坤）



1993 年与孙子、重外孙等在日坛公园

《吕叔湘全集》第十二卷

说 明

本卷收入作者的各种单篇文章，时间起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终至九十年代。内容大多涉及语言学问题，且是前此各卷中作者所编的文集未收的。若干文章系据作者手稿排印。收录不可能完整，待识者指正。

目 录

中国字	1
社会主义建设和语文工作	22
鼓起革命干劲为汉语文工作的大跃进而奋斗!	27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33
谈谈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61
汉语规范化问题大可争鸣	71
学习毛主席著作里的语言	73
为什么要研究国外语言学	84
汉语和汉字	85
认真推广普通话	100
从实际出发, 达到实用的目的	103
做好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字问题	105
语言和语言研究	107
语文问题种种	118
语法研究的对象	123
笑话里的语言学	129
四十年间	139
漫谈语言研究	141
语文工作的过去和现在	151
文风问题杂感	162
文学语言不规范现象的三个原因	180
文学语言也还是自然点儿好	181
风格志异	182

风格问题?	183
关于做诗的一封信	184
诗句的次序	186
从改诗的笑话说起	187
不要以今律古	189
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的意见	190
汉语拼音方案浅说	193
拼音字母有哪些用处?	205
拼音字母和文风	212
关于《拼音字母和文风》的两封信	214
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	217
给汉字注音应该用汉语拼音方案	220
一致·易学·醒目	222
起复繁体字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225
简化字赞	229
关于词类区分	230
一个句子的分析	239
“作为”	243
语法三问	248
狙公赋芋和语法分析	260
“停”是词吗?“止”不是词吗?	263
略语是不是词儿	267
语文短评三则	271
关于“好机会”	273
“难”和“容易”	275

关于“很”和“狠”	283
关于引号的意见	285
“偃旗息鼓”和“圆满结束”	286
谈谈语句结构	288
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	293
生造词语	301
一个题目两种写法	302
书画落款	305
参商和启明的异同	307
恶札两例	309
老在捣乱的“的”	312
“的”和两种名·名结构	313
多余的“的”和缺少的“的”	314
关于“的、地、得”和“做、作”	316
手套的形制和名称	321
繁体简体的纠纷	322
半截儿成语	323
形、音、义的纠葛	324
文章的长短	326
句子里边的大跨度	327
空话	329
句式变化	331
权力和权利	333
AB 和 BA	335
叠用“是”和“不知道”	336
《正红旗下》里边的几个“不怎么”	338
望前，往后	340

省略一例·····	341
语义中的相对性·····	342
整理古籍的第一关·····	343
由“rose”译为“玫瑰”引起的感想·····	350
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	353
谈谈编辑工作·····	355
编辑的修养·····	366
版面上的断线风筝·····	375
新闻标题·····	377
不知“疵”在何处·····	379
编辑要把关·····	381
编辑要注意语言文字问题·····	383
十二？二十？·····	387
数目字马虎不得·····	388
读杨联陞《海外通讯》所加按语·····	390
南北朝人名与佛教·····	398
《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前言·····	409
《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	412
《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 （附说明）·····	456
关于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	477

中国字

怎样认识中国字？

中国字又有一个名字叫“汉字”，因为是汉族人最先使用的。

又有人把中国字叫做“方块字”，因为每个字占一方块地方，跟外国字的有高有矮、有长有短不同。

咱们怎么样认识这些字的？譬如你看见一个字——“花”。光是认清了这个字的形状，上头两个十字，底下左边儿一撇一竖，右边儿一撇，又一竖连一横带一钩，是不是就算认得这个字了呢？不算。必得还要知道这个字念 xuā^①，并且知道它说的是在树上或是草里开着的，在瓶子里插着的，五颜六色，还常常有香味的那个东西——必得这样，才算是认得了这个字。

这样说来，一个字是三样东西合起来的：（1）它的形状，（2）它的声音，（3）它的意义。必得把一个字的形状、声音、意义全都学会了，才算认得这一个字。

中国字一共有多少呢？最有名的康熙字典里有 47021 个字，还有些字没收在里头。中国字真是多得可怕！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字是平常用不着的，可是咱们要能凑合着看看报，念念书，至少也得学习三五千个字，就是说，得认清楚三五千个字的各别的

① 表示字的声音，不得不用一种符号，这里用的是中国字拉丁化的方案，这是很容易学的，下文还要谈到它。即使不认得，也没有关系，因为举例的字都是人人认得的字，都念得出来的。

形、音、义。这样说来，识字岂不是很困难的一件工作吗？是的，不太容易。可是也不至于有你想像的那么难。因为大概的说，中国字里头有一大半都是由两个部分合起来的，有一个部分跟它的声音有关系，有一个部分跟它的意义有关系。只要你认得这些“部分字”，你对于那些“合成字”的声音和意义也就有了个影子。这些“部分字”通称“偏旁”。

就拿“花”字来做例子。上头的“艹”表示植物的意思，底下的“化”表示这个字的声音。你要是原先认得这两个部分，这整个字的音和义你就会猜出几分，也许竟完全猜中了。同样的道理，要是你认识了“桃”字，并且知道那里头的“木”是表示树木，“兆”是表示 tao 的声音，那么你看见“梅”“梨”“柿”“柚”“桐”“榆”这些字就会猜想是些树木，看见“挑”“跳”“逃”这些字就会猜想它们念 tao 或是跟 tao 差不多。要是你同时知道“扌”代表手，“足”代表脚“辶”代表行走，你就会猜出“挑”“跳”“逃”的意义；知道“每”“利”“市”“由”“同”“俞”这些个的声音，又就会猜出“梅”“梨”等等是些什么树。咱们认字就是这么样接二连三地认过去的。

这样看来，识字又不难了？不然，不然。第一，这些偏旁的数目就不在少处，有好几百，都得一个个学习。还有好些字，像“在”“再”“事”“凡”“兔”“兜”“匹”“丛”等等，是囫圇的，分不出偏旁，也不做别的字的偏旁，这也是需要一个个的学习的。

第二，这些偏旁，表示意义的也无非表示个大概的笼统的意思。譬如“亻”旁儿这是表示跟“人”有关而已，至于那里头的“倡”“仆”表示人的职业，“伍”“什”表示人的数目，“伯”“仲”表示弟兄的大小，“仰”“伏”表示人的姿势，“倦”“健”表示人的身体的情况，“佯”“伪”表示人的态度，“价”“位”是跟人无关的事物，“偏”“僻”

“佳”“便”是一般的形容词，不一定只适用于人，这些意思又哪里是一个“亻”旁儿所能表示清楚？

表示声音的偏旁也不很正确。就拿刚才说过的“兆”旁儿来说，“桃”和“逃”是 tao，可是“挑”和“跳”就是 tiao，已经差了一点儿，到了单个儿的“兆”字，又念成 zhao，就更加差的远了。同样，“俞”“逾”“喻”“愈”都念 y，可是“偷”字念 tou。“或”和“惑”念 xuo，可是“国”字念 guo，“域”字又念 y。“是”字念 sh，“匙”又念 ch，“提”和“隄”又念 ti。“甬”和“涌”念 yng，“桶”和“通”又念 tung。“各”念 go，可是“格”念 ge，“洛”和“络”又念 lo，“路”又念 lu。“工”和“功”念 gung，“江”念 giang。“公”念 gung，“松”又念 sung。“番”和“翻”念 fan，“潘”又念 pan。“方”“芳”“坊”念 fang，“旁”又念 pang。“龙”念 lung，“庞”又念 pang。这么一来，这些偏旁又怎么能做读音的依据呢？从前笑话“秀才不识字，念半边儿，”可见“半边儿”的靠不住。

所以，归根结蒂，识中国字还是没有取巧的法儿，得一个一个的认。换句话说，得一个一个的请人家教。

要是没人教呢？——假如你根本不认得字，那没有别的办法，没人教得找人教。要是你已经认得千儿八百的，那就还有一条路；查字典。

字典是什么东西？它是个书本儿，那里边搜集了许许多多的字，给咱们注上声音，说明意义。大字典里收的字多些，小字典里收的字少些，但是不管大小，既称为字典，咱们平常看信看报用得着的那三五千个字准在里头，那是不成问题的。

字典是怎么个查法儿呢？当然它不是把那几千成万的字乱七八糟的排下去，它总有一个排列的道理。大多数字典是依照字的形状排列的，唯一的例外是北平中国辞典编纂处出版的八本儿的

《国语辞典》——“辞典”也就是“字典”——它是按照声音排列的，要是不知道一个字的声音，就没法子查它，得先去翻末了一本“索引”。

是说大多数字典都依照字的形状排列了，可是中国字都是这么四四方方，没头没脑的，不像外国字由一个个字母拼起来，有头有尾，有一定的次序，到底是怎样排列呢？从前的字典只有一个排列法：把所有的字，按照它的偏旁归在二百多个部里，同一部里的字再照笔数多少分，一笔，两笔，三笔，顺着次序来。各部的次序也是依照笔数的多少，譬如“人”部两笔，在前，“口”部三笔，在后。这叫做“部首检字法”，那些偏旁儿就叫做“部首”。从前的老牌子字典都是用的这个检字法，直到现在，这个检字法还是最有势力的一种。这种检字法的最大的缺点是好些字不容易一看就知道是在哪一部。譬如“丹”字在“丶”部，“之”字在“丿”部，“半”字在“十”部，“年”在“干”部，“央”字在“大”部，“卷”字在“阌”部，“甚”字在“甘”部，“直”字在“目”部，“與”字在“臼”部……这怎么能一看就知道呢？简直是猜谜儿么！所以，采用这种部首法的字典大率都附有一个笔划检字，把这些个“疑难杂症”按笔数多少排列起来，注明在哪一部。

十几年前有人造出一种四角号码检字法来，把一个字的四个角的形式分成十种，用0到9来代表，连接这四个号码就代表这个字。这十种形状是：

0	1	2	3	4	5	6	7	8	9
乚	一	丨	丶	十	扌	口	冂	八	小
头	横	垂	点	叉	插	方	角	八	小

四角的次序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例如“說”字，它的号码是0861。比起部首检字法来，这种检字法是细密些，号码相

同的字比部首相同笔数又相同的字少些。可是它也有不如部首法的地方。第一，学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字的形状变化很多，字角决不止上面那十种简单的形状。事实上，照这种检字法的规定，“横”要包括“一”“ノ”“乚”“乚”各种形式，“插”要包括“扌”“戈”“申”“史”各种形式……记起来相当费事，疑难杂症也不在少处。第二，部首法的短处在于决定少数字的部首，大多数字的部首都很容易决定，部首搞对了，笔数数错了办好，譬如十二笔里查不到，往十一笔十三笔里查查就是了。四角号码弄错了一个，就不这么简单，因为每一个角都有错的可能，每一个角形又有两三种认错的可能，结果是一个字的正确号码自然只能有一个，可是错误的号码倒可能有十来个。这四角号码检字法，因为发明人跟全国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有关系，在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各种字典辞典里普遍地使用了，形成很大的势力，但是它的缺点不免限制了它的实用价值。

另外有一种笔顺检字法——“笔顺”就是写字的时候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的顺序。每个字的笔划都有一定的顺序，一切的笔划又可以归纳成几种基本形式，要是给这几种基本形式编定次序，那么每一个字也都可以有一个号码了。假定说，（1）横，（2）竖，（3）点和捺，（4）撇，（5）曲，那么，“五”就是1251，“斗”就是3312，“米”就是341243，所有的字都照这个顺序排列（自然是头一位数目跟头一位数目比，第二位数目跟第二位数目比，齐头不齐脚）。这个检字法比四角号码法简单明了，容易学，难忘，可是有一个大大的缺点：同一个字，各人写起来的笔顺也许不相同，譬如一个“右”字，有人先写一横后写一撇，也有人先写一撇，后写一横。在从前讲究写字的时代，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字是有标准的笔顺的。现在的情形是各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个笔顺检字法哪里还行得通呢？